



烟台的秋，没有老舍笔下北平的秋的繁荣与诗意，没有张爱玲江南之秋的黏滞和忧郁，也没有新疆大漠胡杨林的广袤和苍凉。它像一块璞玉，平静安宁而缤纷熠熠。

烟台四季分明。对于短暂而柔嫩的春、酷热而浮躁的夏、严寒而萧索的冬，秋天自有一番迷人的色调和况味。他有秋云的恬淡，有秋雨的珍稀，有秋夜的静谧，有秋山的多彩，有秋海的苍茫，还有秋实的累累。他的来临，宛如古代帝王盛装出行，又像是一首序曲。不是轻快的流行乐，而是一首雄浑的交响乐，用恢宏的气势尽情演绎出华美的乐章。



立秋过后，声嘶力竭的蝉鸣犹如破琴绝弦，一夜之间忽然消失殆尽。屋檐下、楼道里，突然蹦出一两只蟋蟀，晃动着乖灵可爱的小脑袋，“促织、促织”地叫上几声。藏在路边草丛里不知名的秋虫窸窸窣窣，鼓噪出秋天不可或缺的妙音。

山海之上的天空，像是被人使劲向上扯了一下，变得又高又远；大地仿佛被人搬了又搬，突然辽阔了许多。天空澄碧如洗，呈现的是完整而洁净的蓝。有时整个的天空，连一片白云也没有，只有成群的飞鸟掠过；排成“人”字形或“一”字形的南归大雁，呼朋引伴，发出嘹亮悠扬的叫声，优雅地飞过，最终变成一个个黑点，消失在遥远的天际。

在无边的蓝色底片下，时常飘着丝丝缕缕的白，像剥开了一颗柔软的新棉桃。这是故乡的云。它曾飘荡在我们童年上学的小路上空，曾经映在少年风尘仆仆赶路时的瞳仁里。记忆中，那片一模一样的云，曾在家乡的天空驻足过，又随风去了远方，像你我一样，出走半生，又循着黄渤海的殷殷呼唤，

念着大山的阵阵松涛，揣着少年时的梦想回来了。

可是，这短暂停留的熟悉的云，真的是从前的那一片吗？



秋雨，既多情，又清冷。她轻声细语，滴滴答答，滴在屋宇楼顶，滴在山林草丛，滴在河海湖泊……隔着层层雨幕，世界变得安宁、变得沉寂了。偶尔啪啪几声，细密的雨滴被忽然而至的飒飒北风驱赶在北窗上，明亮的窗玻璃顿时流下一滴晶莹的“眼泪”。

秋雨又是羞赧的，总在安静的

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”河岸边密匝匝的芦苇，低垂着满头银发，它们为爱终守到老。

太阳升起来了，初升的太阳光愈发温柔，好像不忍心打破这平静的秋晨。迎着晨曦，在岸边垂钓，在公园散步，在体育场锻炼，微风轻拂脸颊，空气中自有一种清朗的味道。

在秋日的艳阳天，你若登上东炮台的北端，抑或攀上长山岛的林海峰山，俯瞰茫茫的大海，顿时会领略到海的波澜壮阔，体会到人生的豁达，笼罩在心头的万千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。沿着长长的海岸线，行至迷人的金沙滩旅游度假区，从

艾山、天崮山，神态各异。秋天来临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山，仿佛被泼了彩墨一般。秋色一层层、一簇簇、一片片，时光渐远，秋色渐浓。

赭色的山，像一个巨大的舞台，五彩斑斓的树木从林披金戴玉，在浓妆艳抹后次第登场。红通通的大苹果你拥我挤，红彤彤的柿子好似节日里挂着的一只只小灯笼，一树树红叶恍若燃烧的篝火，一簇簇浅黄的低矮杂树迎风摇曳裙裾，挺拔的白果树洒下一地金黄。白的、黄的小菊花，红的、青的小野果，像一颗颗小星星，像一粒粒小珍珠，点缀在山林间，为秋山增添了一份灵动。行走在山林间，抬一束野菊花，在风中挥舞，在山谷呐喊，谷底传来遥远的回音，那是逝去童年的回响。

山野里，圆圆的核桃、绽开的板栗、饱满的花生、黄澄澄的苞谷，氤氲着秋季特有的味道。庄稼地和果园里，跃动着农人们丰收的笑容。秋收季节，村子旁边的水泥路上，晾晒着铺展开的乳白色花生，还有晶莹的豆子。傍晚时分，老农手握木锨收拾晾晒的花生，“嘟——嘟——”的长音，串起了游子缠绵的乡愁。



烟台的秋天，水果种类繁多，栖霞苹果、莱阳梨、福山大樱桃、蓬莱葡萄，不一而足。记得多年前，读台湾作家刘墉的《萤窗小语》，书中提到甘甜的烟台水晶葡萄。其实，烟台更驰名的是苹果。甘甜爽脆的烟台苹果，有红富士、红将军、嘎啦、金帅、小国光，还有黄金维纳斯、水蜜桃等。烟台丘陵连绵，光照充足，气候适宜苹果生长。在栖霞、招远、蓬莱等地的乡镇，秋天随处可见繁忙的苹果销售摊点，人们随处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优质苹果。

烟台的秋像一杯美酒，它一定是张裕公司精工酿造的干红葡萄酒，色泽浓郁，香醇爽口，需要你慢慢地去品味。

了。我调好水温，轻轻地托着她坐进浴缸，温热的水漫过她布满皱纹的皮肤。我小心地为她搓背，手触到嶙峋的肩胛骨，像触到了岁月留下的沧桑。

“今儿个养儿值得。”母亲轻声说。汽水氤氲中，我看她笑了。那笑容让我想起童年时，她给我洗澡的模样。

如今，母亲离开我十年了。每当飞机掠过天际，我总会想起那个趴在背上的秋天。原来，孝顺不是给父母多少物质，而是在她们走不动时，成为她们的腿；在她们弯不下腰时，蹲下我们的身。

那些看似微小的陪伴，那些笨拙的照料，最终都成了岁月无法带走的暖意——在每一个想起母亲的深夜，温柔地提醒我：爱，只要有机会，一定要及时。

（谨以此文纪念我的母亲辞别十周年）



秋雨，既多情，又清冷。她轻声细语，滴滴答答，滴在屋宇楼顶，滴在山林草丛，滴在河海湖泊……隔着层层雨幕，世界变得安宁、变得沉寂了。偶尔啪啪几声，细密的雨滴被忽然而至的飒飒北风驱赶在北窗上，明亮的窗玻璃顿时流下一滴晶莹的“眼泪”。

秋雨又是羞赧的，总在安静的

夜里轻轻潜来。“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”秋雨淅淅沥沥，总是下不停，让人有意犹未尽的感觉。雨夜，焚一炷檀香，沏一壶浓茶，捧一本闲书，冥冥中，忽有“春秋佳日过，风雨故人来”之感。

大多数年份，雨只在初秋缠缠绵绵地下上一两场，然后就在很长的时间里销声匿迹了。也许，它悄悄地藏到了云里，待到数九寒冬，再变成纷纷扬扬的大雪。于是，素有“雪窝子”之称的烟台，冬天就有了一场接一场的茫茫大雪。



秋天的早晨，山林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白雾，像披着薄薄的轻纱。宽阔的夹河上方，水汽朦胧，不时有小鱼儿跃出来，在平静的水面上画出一个个小圆圈。“蒹葭苍苍，白

南边的高楼俯瞰，近岸边海水清透，细腻的黄沙一直延伸到万顷碧波之下。在层层卷起的浪花上方，三三两两的鸥鸟时而在空中盘旋，时而在浪朵上静立，啾啾地鸣叫着，深情地为澎湃的海浪伴奏。

秋夜的月亮，是一年中最皎洁的。朴实无华的月光，给万物披上了一层温柔的轻纱，像虚幻的梦。在深邃的苍穹，无数的星星闪耀着，像婴孩的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又如远山村庄房屋窗子里透出的点点微光，给人以希望。最美的月在中秋，中秋月夜思团圆。牛郎织女、嫦娥后羿，他们凄美温婉的爱情故事，藏在秋天鹅黄的月色里。



秋清气爽，宜登高望远。烟台有许许多多的山。昆嵛山、罗山、凤凰山，各具千秋；牙山、

深秋三首

□曹景广

霜降

风卷千林瘦，霜铺万瓦凉。
柴门深闭后，冷月浸衣裳。

寒至

露冷先成霜，山空叶尽黄。
西风穿户牖，添我薄衣裳。

秋暮

霜降雁声残，天寒客袖单。
疏灯摇夜色，不敢倚栏看。

这朵云彩

□郁蔚

在万里晴空中
这一朵小小的淡淡的云彩
一直停在那里
俯瞰着深秋大地的浓郁

这里驰骋着秋的收割机
农村、农民躺在笑的漩涡中

这里是地球村的中国
五谷丰登的香甜醇酿
让这朵淡淡的云彩尽情地陶醉了
久久，久久不肯离去

我曾背娘上云端

□赵大秋

儿子做的新疆味，高兴。

分别那天，两个老人久久相拥，脚步在门槛内外徘徊。她们都明白，这可能是她们余生见到的最后一面。

在云端，母亲紧握我的手，望着舷窗外棉花糖似的云海说：“你大姨总在电话里说新疆的天特别蓝……”她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像个即将见到亲人的孩子。

哈密市北铁路家属院里，两

回程的前夜，在郑州的宾馆里，母亲怯生生地指着浴缸说：“儿啊，娘想泡个澡……”母亲常年孤身一人住在村里，去赶趟集都很难，已经很久没好好洗个澡

了。三三两两的人停在花前，有时还会泡一壶茶，就着满园秋色慢慢品。看着这些在凉风里依然开得精神的花朵，心里会莫名地安静下来。

转角处，茱萸的香气随风飘来。老人们常说，重阳这天佩戴茱萸可以辟邪。其实辟不辟邪倒不重要，那红艳艳的果子挂在衣襟上，看着就让人觉得欢喜。

菊花不仅可以赏，还可以酿成酒。记得小时候，祖母总会在重阳前采菊花酿酒。她说菊花酒要酿得久一些，等到重阳这天开坛，味道才最醇厚。现在虽然很少自家酿酒了，但每到重阳，还是会备上一壶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喝着温热的菊花酒，说说家常。这样的时光，比酒更醉人。

重阳又叫老人节，确实是最适合陪伴老人的日子。陪他们走走看看，陪他们吃顿饭，听他们讲讲往事。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，你会觉得，这个秋天格外温暖。

年年都有重阳，年年都有这么好的秋光。但最美的，不是漫山的菊花，不是醉人的酒香，而是这一刻相聚的温暖。这样的温暖，让秋天的凉意都化作了春日的和煦。

下山的路上，总会遇见成片的菊花。田埂边、公园里，甚至谁家的院墙上，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有的团团簇簇，有的疏疏落落，每一朵都迎着秋阳开得正

岁岁重阳 秋光正好

□魏有花

看。站在山顶望出去，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，近处的枫叶红得正好。偶尔有凉风吹过，带着山野的气息，把爬山的疲惫都吹散了。

下山的路上，总会遇见成片的菊花。田埂边、公园里，甚至谁家的院墙上，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。有的团团簇簇，有的疏疏落落，每一朵都迎着秋阳开得正



长生乐·重阳

□秦秀荣

玉露金秋九月天，杨柳笼岚烟。
几多风雨，弹指一挥间。
又是登高重九，福寿来添。
呼朋唤友，同御金龙上山巅。

清歌妙舞，管乐笙弦。
层林尽染诗篇。
听喜鹊、瑞象现长年。
但留红日迟迟，斟酒醉菊仙。

深秋，天地间流淌着暑去寒来的缕缕清风。走进齐鲁大地的山川和村庄深处，那漫山遍野的柿子树，那挂满枝头的红彤彤的柿子，在清晨的雾霭和清霜中，在午后的灿烂阳光下，在暮色的袅袅炊烟里，摇曳生姿，风情无限。

山山岭岭间的柿子树，老干虬枝，高大挺拔，苍劲沧桑，肆意伸展。火红的柿子灵动娇艳，色泽透亮，晶莹闪烁，累累丰硕。有些柿子，还会在树梢上一直等到漫天飞雪之际。晶莹的雪花缠绕着柿子飞舞，更显妖娆。

深秋的柿子树，褪去茂密葳蕤的油亮叶子，展露出充满艺术美感的树干与枝条；满身红灯笼般的柿子，就是一幅大写意的中国画，超然物外，远离尘世，不悲不欢，安详沉默。

看到柿子树，我会想起三毛的诗：“如果有来生，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荫凉，一半沐浴阳光。非常沉默，非常骄傲。从不依靠，从不寻找……”

这些柿子树是什么时候有的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些树世世代代都在，一直都是高高大大的，春日萌发，夏日绿荫，秋日红遍，冬日傲雪，走过四季，走过岁岁年年。

柿子树不需要特别精心地、耗时耗力耗成本地管理。平常日子里，它总是在那里默默地生长，向下扎根，吸取大地的滋养；向上仰头，接受阳光雨露的润泽，把天地日月的精华幻化为一颗颗饱满的柿子。只有到了收获季节，人们一抬头才恍然：哦，柿子熟了。柿子树便很欣慰，在微风中摇曳着枝头，尽情展示着那丰收的果实，迎接着人们爬上树梢，用长长的杆子和刀头采摘柿子。

大部分柿子摘下来时，是硬硬的、涩涩的。也有一部分熟透的柿子，被称为“柿烘”，里面全是甜糯丰盈的浆液。撕开表皮，轻轻一吸，香甜的汁水瞬间入口，一下子酣畅了全身心。

涩涩的硬柿子可以通过“蘸”的民间工艺，变成香、甜、脆的可口滋味。几十年来，在老家的母亲总要蘸上几瓣柿子。她烧好一锅温水，倒入装满柿子的大瓷缸里，再盖上棉被保温。过一两天

柿子树不需要特别精心地、耗时耗力耗成本地管理。平常日子里，它总是在那里默默地生长，向下扎根，吸取大地的滋养；向上仰头，接受阳光雨露的润泽，把天地日月的精华幻化为一颗颗饱满的柿子。只有到了收获季节，人们一抬头才恍然：哦，柿子熟了。柿子树便很欣慰，在微风中摇曳着枝头，尽情展示着那丰收的果实，迎接着人们爬上树梢，用长长的杆子和刀头采摘柿子。

大部分柿子摘下来时，是硬硬的、涩涩的。也有一部分熟透的柿子，被称为“柿烘”，里面全是甜糯丰盈的浆液。撕开表皮，轻轻一吸，香甜的汁水瞬间入口，一下子酣畅了全身心。

涩涩的硬柿子可以通过“蘸”的民间工艺，变成香、甜、脆的可口滋味。几十年来，在老家的母亲总要蘸上几瓣柿子。她烧好一锅温水，倒入装满柿子的大瓷缸里，再盖上棉被保温。过一两天

柿子树不需要特别精心地、耗时耗力耗成本地管理。平常日子里，它总是在那里默默地生长，向下扎根，吸取大地的滋养；向上仰头，接受阳光雨露的润泽，把天地日月的精华幻化为一颗颗饱满的柿子。只有到了收获季节，人们一抬头才恍然：哦，柿子熟了。柿子树便很欣慰，在微风中摇曳着枝头，尽情展示着那丰收的果实，迎接着人们爬上树梢，用长长的杆子和刀头采摘柿子。

大部分柿子摘下来时，是硬硬的、涩涩的。也有一部分熟透的柿子，被称为“柿烘”，里面全是甜糯丰盈的浆液。撕开表皮，轻轻一吸，香甜的汁水瞬间入口，一下子酣畅了全身心。

涩涩的硬柿子可以通过“蘸”的民间工艺，变成香、甜、脆的可口滋味。几十年来，在老家的母亲总要蘸上几瓣柿子。她烧好一锅温水，倒入装满柿子的大瓷缸里，再盖上棉被保温。过一两天

投稿邮箱:ytrbzkb@126.com